

中医必读百部名著

本草卷

• 神农本草经百种录
• 本草纲目拾遗



中华中医药学会 编

华夏出版社



中华中医药学会／编 主编／李俊德 高文柱

中医必读百部名著

本草卷

• 神农本草经百种录
• 本草纲目拾遗

本册主编／张瑞贤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医必读百部名著·本草卷/张瑞贤主编.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7

ISBN 978-7-5080-4299-2

I. 中… II. 张… III. ①中国医药学—古籍—汇编②本草—古籍—汇编

IV. R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07002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装订

787×1092 1/16 开本 17.5 印张 460 千字 插页 1

2007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36.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中医必读百部名著》编委会

顾问	邓铁涛	路志正	马继兴	张灿理
主任	王国强	余 靖		
执行主任	房书亭			
主编	李俊德	高文柱		
副主编	张 伟	曹正逵	温长路	
编委	王均宁	王 奕	王振国	牛兵占
	牛淑平	田代华	田思胜	朱 桂
	伊广谦	庄乾竹	刘 平	刘山永
	刘更生	刘掌印	孙永章	孙中堂
	纪立金	许敬生	严季澜	吴启富
	沈澍农	张效霞	张瑞贤	张子明
	和中浚	祝庆俊	欧阳兵	胡晓峰
	郭君双	黄龙祥	常章富	蒋力生
	董尚朴	焦振廉		

(以上名单以姓氏笔画为序)

《中医必读百部名著》序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与天下名士游”，是古人对治学之道的高度总结。读书与实践，更是人们获取知识的两大法宝。历代医家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医学名著，这些名著既是历代医家智慧的结晶，也是历代中医药学术经验的积淀和理论的升华。源远流长的中医药学术、根基深厚的中医药理论体系，蕴藏于历代医药典籍之中。博览群书，精研覃思，从中汲取前人的宝贵经验和学术精华，是造就自身良好学术素质的必由之路。

纵观古往今来的名医巨匠，无不是通过熟谙典籍、躬身实践而登上中医药学术高峰的。医圣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是在书的催化中，锤炼为万代永传之宗师的；药圣李时珍“岁历三十稔，书考八百家”，是在书的滋养中，磨砺为千秋不朽之巨匠的。可以说，凡有成就的名医和学者，尽管他们各自的成长道路不同，或家传，或师承，或自学，但“学经典，读名著”是不可或缺的。历史已经证明，认真继承中医经典理论与临床诊疗经验，是每位医家成功的门径。不读书，就谈不上扎实的继承；无继承，学术的发展就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更无从奢谈创新和进步。

经典著作不仅是理论家的治学根底，更是临床家的活水源头。诚如徐灵胎所言：“一切道术，必有本源。未有目不睹汉唐以前之书，徒记时尚之药数种，而可为医者。”历代名医都把读熟、背熟经典名著作为治医、行医的一项基本功。已故名医岳美中先生亦曾颇有体会地说道：“对《金匱要略》、《伤寒论》，如果能做到不加思索，张口即来，到临床应用时，就成了有源头的活水。不但能触机即发，左右逢源，还会熟能生巧，别会有会心。否则，读时明白了，一遇到障碍又记不起，临证时就难以得心应手。”“学医必须读书”，早已成为医家之共识。

实践告诉我们，中医人才的培养，离不开读书、临证、师承这三大要素。读书是认识中医、接受中医学术的重要源泉。临证是体验中医、运用中医学知识实现防病治病的基本途径。师承是按照中医学自身规律传承和发展中医学术的学科特色。这三大要素，互相关联，各有侧重，不可偏废。但三者之中，读书是最基本的路径。只有多读书，才能加深对中医药学的认识，才能增强对其内涵的领会，才能提高理论水平与实践能力。如果读书太少，面对博大精深的中医药学则难以登堂窥奥，临证则辨证不精、用方不活，仅能知常，而难达变，要想提高学术水平和临床疗效是很难的。

有鉴于此，中华中医药学会在华夏出版社的密切配合下，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发起“学经典，读名著”的大型读书活动，旨在培养、发现并推出一大批优秀中医药人才，以更好地促进中医药学术的继承与发展。这是一个很好的举措，我完全赞同并大力支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将会积极推动这项活动的开展。希望全国中医药行业共同关注医学名著的阅读，分享阅读的收获

和快乐。

中医典籍，浩如烟海，学会为了组织这次读书活动，按照名老中医推荐、参编人员精选、有关专家把关、藏书部门和出版社提供服务的原则和程序，从历代流传广、社会影响大、临床实用价值高的古医籍善本中确定百部左右，编成这套《中医必读百部名著》丛书。考虑到读者阅读方便，尽量采取合并同类、合理集成的形式，把百种古籍分为医经、伤寒、金匱、温病、方剂、本草、诊法、针灸、推拿按摩、养生、医案、医论医话、通用临床及临床各科若干个类别，部帙较大的图书，则单独成册。每书均采取书前写导读，随文做注释，分章（节）加按语的体例，帮助读者尽快了解内容、掌握重点，并解决阅读上的困难。导读主要介绍作者生平、成书年代、主要内容、学术价值及影响、本次校注整理的原则和方法等。其中重点内容是古籍的学术价值及影响，特别是对中医理论与临床的指导作用；还刻意引证了古今名医对该书的评价，以现身说法的形式把读者带进书中来。对原文的整理以点校为主，注释简明扼要，减少过多过繁的考证。按语则紧扣各书的内容，以自然章节、门类为单位，通过简洁的文字表述，把学术亮点突出出来，对读者真正起到辅导作用。从整体水平上看，这次出版的每类书籍既是该领域历代医籍的精华，又是该学科学术构成的主流，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和永久的收藏价值。

中医之计人为本，人才之计书在先。希望中医药院校广大师生、科研机构研究人员、医疗机构从业人员，根据本丛书所收书目，结合自身实际情况，选择、制定自己的读书计划，在读书过程中汲取历代医学之精华，发皇古义，融会新知，为弘扬华夏传统文化，为振兴祖国中医药学而努力提高每一个中医药工作者的学术素养。

“书到用时方恨少”。让《中医必读百部名著》陪伴我们的一生，让阅读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让读书成为指导和提高中医药实践能力的源泉！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副部长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

王陇德

2007年4月23日

神农本草经百种录

清·徐灵胎 撰
张 卫 校注



导读

一、作者生平及医学学术特点

(一) 作者生平

《神农本草经百种录》为清·徐大椿所著。徐大椿，又名大业，字灵胎，晚号洄溪。徐氏先祖在宋室南渡时从北方迁到江西，后又从江西迁至浙江嘉善。徐家从高祖辈以来，每一辈中均有科举中第之人。祖父铤，康熙十八年(1679年)举博学鸿词，授翰林院检讨，纂修明史。任职四载，因不能事权贵，以病告归。父徐养浩，精水利，曾聘修《吴中水利志》。试授州同知不就，厚德纯行，老于家。

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五月十五日，徐大椿出生于苏州府吴江县松陵镇的下塘毓瑞堂。徐氏幼承家学，博闻强记，七岁时入私塾，颇有奇志，不屑随人作生活计。年十四学习时文，在学习的过程中产生薄时文的思想，而舍终身以穷经学为志，尤以易学为最。年二十从学于周易庭先生，精研《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功益进。是年徐大椿游庠入泮，更名大业，录为廪膳生。由江苏督学推荐，贡太学，但不久便弃官而去，并于岁试卷后题曰：“徐郎不是池中物，肯共凡鳞逐队游？”因是为当权者免去廪膳生。

徐大椿更名大业，是他当时雄心大志的写照，然而在他后来的著作和为他人著作评注或作序中，从不用大业之名，而分别署徐大椿、徐灵胎、洄溪道人、洄溪老人、洄溪主人等等。这与徐大椿薄时文、不慕功名利禄的思想有一定关系。

旋改习武，精于技击及枪棍之法，可举三百斤之巨石。年三十因家人连遭病卒，遂以医为业，矢志济民。先以家藏医书朝夕披览，久而通其大义；继之究源达流，并通过临症，辨证施治，终成一代名医。著有《难经经释》、《神农本草经百种录》、《医学源流论》、《伤寒类方》、《兰台轨范》、《医贯贻》、《慎疾刍言》等医书七种，另有医学评注两种和《洄溪医案》一种，以及未刊稿《管见集》四册。徐氏医名不胫而走，很快被当朝圣上所得知，分别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和三十六年(1771年)两次奉旨进京诊治。

徐灵胎又精于水利之学。吴江修治河道，多陈“开河事宜”，当事者从其议，往往事半功倍，著有《水利策稿》以及《吴江县志》、《震泽县志》等。他又擅文辞，以《洄溪道情》传诵广泛，时称“黄冠体”；通晓音律，所著《乐府传声》，论述唱曲字音的四声阴阳和抑扬顿挫等规律，是有关唱曲的重要参考资料。所创《洄溪道情》警动恺切，颇为生动。又著有《道德经注释》二卷、《阴符经注释》一卷，采入《四库全书》。此外，尚有《述恩纪略》、《洄溪经义》、《画眉泉杂咏》、《待问篇》等著述存世。晚年居吴县越来溪(今名越溪)之吴山画眉泉，为静养之地，以终余年，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农历十二月初四卒，享年七十九岁。

徐氏才华过人，于道家、医学、天文、水利、算术、音律、诗文、技击等诸多方面靡不通究。为人恬淡诚朴，推崇老子，平生布衣，逍遥林泉，业医民间，治大症，起顽痼，广交英豪，游情山水，诚医林奇才。史书称他“喜研《周易》，好读黄老与《阴符》家言，尤邃于医。”(《清史稿·徐大椿传》)显然不够全面。

(二) 医学学术特点

徐灵胎具有深厚的经史功底,并且深入民间进行医疗实践,为其治疗内、外、妇、儿疾病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由于治经学的影响,徐灵胎常以考据的方法治医。他深信“一切道术,必有本源”(《慎疾刍言》),主张“学者必当先参于《内经》、《难经》及仲景之说而贯通之,则胸中先有定见,后人之论,皆足以广我之见闻,而识力愈真。”(《医学源流论》)因此,他笃奉崇古尊经的治学之道,在医学上言必称《灵》、《素》,药必宗《本经》,方必法仲景。研究医学从源到流,更能从流溯源,反对断章取义和异端之学。

徐氏又精于易学,他从易学中体悟医学,这也为理解医学的本源提供了有力的方法论。如《易经》中“远取诸物,近取诸身”的思想,便是先生在运用取类比象方法释药物功效,认为“物之杂者、偏者,反能以其所得之性补之、救之”(《神农本草经百种录》)思想的来源。

然而,徐氏亦深知医学重在实践,他又从实践出发,不死守一法一方,师古而不泥,师其心法,化裁应变。他提出不少临床极为实用的论点,如:固护元气为医家第一活人要义;虚实之要莫逃乎脉:阴阳升降,以元阳固守为本;热药误人最烈;明方药宜通针灸;用药如用兵等。

无论医学理论,还是临床实践,徐氏均堪称杏林大家。正如清代诗人袁枚在《徐大椿传》中称赞他:“每视人疾,穿穴膏盲,能呼肺腑与之作语。其用药也,神施鬼设,斩关夺隘,如周亚夫之军从天而下。”

二、《神农本草经百种录》成书年代与主要内容

(一) 成书年代与撰写目的

《神农本草经百种录》成书于清乾隆元年丙辰(1736年)。

徐大椿认为:汉末张仲景所用诸方大半都是三代以前遗法,其用药之义与《本经》吻合……自唐以后,药性不明,方多自撰,执药治病,气性虽不相违背,而用药变化已经少得多了……宋元药品日增,性未研极,师心自用,谬误相仍,是以方不成方,药不成药,必然是因为近代不讲《本经》的缘故。

徐氏指出,前人的本草著作“只释其所当然,而未推测其所以然”(《神农本草经百种录·凡例》),因而作《神农本草经百种录》,旨在“辨明药性,阐发义蕴,使读者深识其所以然,因此悟彼,方药不致误用”(《神申农本草经百种录·凡例》),并且进一步提出“知所以然,则方可自制,而亦能合古人制方之意也”(《神农本草经百种录·凡例》)的灵活运用药物思想。

(二) 编写体例与主要内容

全书共一卷,首录徐氏自序;次列凡例八条。正文收录《神农本草经》中药物一百种,并分上、中、下三品,其中上品63味,中品25味,下品12味。在每一品中,先列药物正名,次录《本经》经文,每句经文下为徐氏的注文,经文与注文之间用大小字体加以区别。药物经文后为发凡和附论。所录药物、次序及经文内容“均依照明重刻宋大观刊唐慎微本所载白字《本经》”(即《大观本草》)。而药物产地、别名因古今异地或一名甚多,因无可解,故一概从略。

该书从《本经》中所选取的100种药物均为“耳目所习见不疑,而理有可测者”。对于“近世医人不常用之药”,“义在隐微,一时难以推测”之药,则未予收录。依据药物本身的形状、颜色、气味及时令特点,并结合《内经》理论,运用取类比象的方法来阐明《本经》所述药性及功效。同时注文和附论中还包含着不少作者的临床实际经验和研究心得。

三、《神农本草经百种录》的特点、学术价值及影响

(一) 特点及学术价值

(1) 尊崇古经

徐氏对《本经》中药物功效的注释和附论中关于汉以后诸家著述、观点一概不引。



凡论及人体生理、病理关系以及药物功效及机制时,均引用《黄帝内经》观点进行佐证。如对于黄连味苦反寒机理的解释:“苦之极者,其性反寒,即《内经》亢害承制之义。所谓火盛之极,反兼水化也。”对于薏苡仁治疗筋急痹痛等疾病的解释:“凡筋急痹痛等疾,皆痿证之类。《内经》治痿,独取阳明。薏苡为阳明之药,故能已诸疾也。”

凡举方说明《本经》中药物治疗效果之灵验时,均引张仲景《伤寒论》、《金匱要略》中的方子进行佐证。如论述“大黄之泻从中焦始,葶苈之泻从上焦始。”举“《伤寒论》中承气汤用大黄,而陷胸汤有用葶苈也”进行佐证;论述“柴胡为肠胃之药”时,举张仲景的小柴胡汤进行分析论述,等等。

(2) 善用五行、阴阳学说进行说理

徐氏在对药物进行说理过程中经常运用阴阳、五行学说。如论述石硫黄治疗寒湿之疾:“硫黄乃石中得火精者也。石属阴而火属阳,寓至阳于至阴,故能治阴分中寒湿之疾。”又如对于扁青可以明目机理的解释:“《内经》云:五脏六腑之精,皆上注于目。故目虽属肝之窍,而白乃肺之精也。五行之中,火能舒光照物,而不能鉴物,惟金之明,乃能鉴物。石体属金,故石药皆能明目。”

(3) 善于取象比类的方法进行说明

徐氏对于药物药性和功效的论述多能抓住药物形态、颜色、气味、时令等特征,并运用取象比类的方法对这一特征加以发挥,论述药物的药性及功效。如对于石钟乳主咳逆上气的解释:“钟乳石体属金,又其象下垂而中空,故能入肺降逆。”又如对菟丝子主续绝伤的解释:“子中有丝不断,故能补续筋骨。”再如对梔子入阳明胃经的解释:“梔子正黄,亦得金色,故为阳明之药。但其气体轻虚,走上而不走下,故不入大肠而入胃,胃在上焦故也。”等等。

(4) 密切联系临床实际应用

在药物的附论中,徐氏往往能够对《本经》中的药物功效进行一些恰当的补充,这些补充恰恰是徐氏在临床实践中所获得的经验,对于临床药物应用有很大的指导作用。如《本经》只言人参“补五脏,安精神。”徐氏根据自己的经验进一步提出人参:“力大而峻,用之失宜,其害亦甚于他药”,贬斥了时下医家“不论病之已去未去,于病久或体弱,或富贵之人,皆必用参”的错误做法,认为“人参长于补虚,而短于攻疾”,即体内尚有疾病时不能使用人参。又如玄参条中对于治疗“女子产乳余疾”中的论述:“产后血脱则阴衰,而火无所制,又不可以寒凉折之;气血未宁,又不能纳峻补之剂。唯玄参宁火而带微补,用之最为的当也。”充分体现了其密切联系临床的药物应用思想。

徐氏善于运用古代阴阳五行、取象比类的哲学思维方法对药物加以分析,深入浅出地解释了《本经》中药物的药性和功效。其探本溯源、“推测其所以然”、“使读者循意可自制古方”的思维方法,无疑为现代中医药“只释其所当然”的研究思路打了一针清醒剂。诚然,徐氏的论注也并非完美无缺,由于他过于尊经崇古,因此对《本经》中一些荒诞的认识,如“久服轻身延年”之类,也曲为附说,故受到四库馆臣的批评。然而瑕不掩瑜,徐氏的学术贡献将永载杏林史册。

(二) 学术影响

《神农本草经百种录》篇幅虽短,但医理极深。该书写成后不久便广为流传,自徐灵胎后诸多医家、史学家都对该书优缺点进行了评述。

清代医学家周学海在其为《神农本草经》所作之序中提出:“自陶贞白杂入《名医别录》,朱墨分书,其书无传本矣。至宋以降,朱墨互淆,其书无真本矣。纷纭散乱,千有余岁,好古者乃欲一一收拾以复其旧,亦难矣哉。故灵胎徐氏有《本草百种录》,修园陈氏有《本草经读》,各于经旨有所发明。不愧述者,要止体厥功能,以便世用。”

清代医学家周岩在《本草思辨录·绪说》中提出:“徐洄溪、陈修园,皆尊信本经与仲圣之至者。……又其所著百种录,自谓探本溯源,发其所以然之义。”(《本草思辨录·绪说》)《友渔斋医话》中

载：“徐大椿洄溪《本草百种录》一卷、《兰台轨范》八卷、《伤寒类方》一卷、《医学源流论》二卷，皆所表表，业斯道者，咸宜备览焉。”

清代医家赵晴初在《存存斋医话稿》中指出：“徐氏百种录，文笔简明，阐发精当，最是上乘，惜其太少，必不足用。石顽逢源，大有独得之见，启迪后人不少，治药物学者不可不读之书。……惟何廉臣之实用药理学，按西法分类，每品注明用量，体裁最喜。学者若照何氏分类，将本经逢源重加编辑，而以徐氏百种录附入，作为参考，则众美咸具，允称善本。吾子既习本草，敢以是举之成功期也。”

清代医学家张锡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中引该书中对桃仁的论述来说明理冲丸中桃仁不炒用而生用的道理：“方中桃仁…至于不炒用，而生用者，凡果中之仁，皆含生发之气，原可借之以流通既败之血也。《神农本草经百种录》注曰：桃得三月春和之气以生，而花色最鲜明似血，故凡血郁血结之疾，不能调和畅达者，此能入于其中而和之散之。然其生血之功少，而去瘀之功多者，何也？盖桃核本非血类，故不能有所补益。若瘀痕皆已败之血，非生气不能流通，桃之生气，皆在于仁，而味苦又能开泄，故能逐旧而不伤新也。夫既借其生气以流通气血，不宜炒用可知也。”

此外《四库全书提要》和《清史稿》中亦对该书作以评价，《四库全书提要》中云：“大椿以旧注但言其当然，不言其所以然。因于三品之中，采掇一百种，备列经文，而推阐主治之义。有常用之药，而反不收入者，其凡例谓：辨明药性，使人不致误用，非备品以使查阅也。凡所笺释，多有精意，较李时珍本草纲目所载，发明诸条，颇为简要。然本草虽称神农，而所云出产之地，乃时有后汉之郡县，则后人附益者多。如所称久服轻身延年之类，率方士之说，不足尽信，大椿尊崇太过，亦一一究其所以然，殊为附会。又大椿所作药性专长论曰：药之治病，有可解者，有不可解者。其说最为圆通，则是书所论，犹属筌蹄之末，要于诸家本草中，为有启发之功者矣。”《清史稿·徐大椿传》云：“大椿学博而通，注《神农本草经》百种，旧注但言其当然，不言其所以然。采掇常用之品，备列经文，推阐主治之义，于诸家中最有启发之功。”足可见该书学术影响之广。

四、《神农本草经百种录》校注说明

此书曾十数次刊刻，流传甚广。现存有清乾隆元年（1736年）首刊本、四库全书本、同治三年（1864年）彭树萱重刊本等，另可见于《徐氏医书》六种、八种、十三种、十六种本中。今选清乾隆元年首刊本为底本，以《徐氏医书》六种、八种所收《神农本草经百种录》为校本。将书中繁体、异体、俗字均改为通行简化字。

张瑞贤 张卫

2007年4月



序

百物与人殊体，而人藉以养生却病者，何也？盖天地亦物耳。惟其形体至大，则不能无生。其生人也得其纯，其生物也得其杂，其生植物也得其偏。顾人之所谓纯者，其初生之理然耳。及其感风寒暑湿之邪，喜怒忧思之扰，而纯者遂漓，漓则气伤，气伤则形败。而物之杂者、偏者，反能以其所得之性补之、救之。圣人知其然也，思救人必先知物。盖气不能违理，形不能违气，视色别味，察声辨臭，权轻重、度长短，审形之事也；测时令，详嗜好，分盛衰，别土宜，求气之术也。形气得而性以得。性者物所生之理也，由是而立本草、制汤剂，以之治人。有余泻之，不足补之，寒者热之，热者寒之，温者清之，清者温之，从者反治，逆者正治。或以类从，或以畏忌，名矫其弊，以复于平。其始则异，其终则同。夫天地生之，圣人保之，造化之能，圣人半之，天地不能专也。汉末张仲景《金匱要略》及《伤寒论》中诸方，大半皆三代以前遗法，其用药之义，与《本经》合无间。审病施方，应验如响。自唐以后，药性不明，方多自撰，如《千金方》、《外台秘要》之属，执药治病，气性虽不相背，而变化已鲜，沿及宋元，药品日增，性未研极，师心自用，谬误相仍。即用《本经》诸种，其精微妙义，多所遗漏。是以方不成方，药非其药，间有效验，亦偶中而非可取必，良由《本经》之不讲故也。余窃悲焉！欲详为阐述，其如耳目所及无多，古今名实互异，地土殊产，气味不同。且近世医人所不常用之药，无识别而收采者。更有殊能异性，义在隐微，一时难以推测，若必尽解全经，不免昧心诬圣。是以但择耳目所习见不疑，而理有可测者，共得百种，为之探本溯原，发其所以然之义。使古圣立方治病之心，灼然可见，而其他则阙焉。后之君子，或可因之而悟其全。虽荒陋可嗤，而敬慎足矜也。

乾隆元年岁在柔兆执徐余月上弦松陵徐大椿题于扬子江舟次



凡例

一 录此百种，原以辨明药性，阐发义蕴，使读者深识其所以然，因此悟彼，方药不致误用，非备品以便查阅也。览者勿以不载常用之药为疑。

一 诸药有独具之性者，则用详解。其兼长可互见者，俱不重出，推类自明。

一 此解亦间有与前人相同者，但彼只释其所当然，而未推测其所以然。知所当然，则用古之方，能不失古人之意；知所以然，则方可自制，而亦能合古人制方之义也。故此解皆著其所以然之故，而浅近易晓者则略焉。

一 所解诸药，乃就市中所有，审形辨味，以合经义。至古今土产各殊，或有尚非正义与尚有遗义者，则俟知者正之。

一 诸药有所出地名，杂以后汉时郡县，陶隐居疑为仲景、元化等所记。是《本经》所载，已不皆神农以来所产之地矣。今之所产，又大半非汉时所产之地。欲尽考其实，固无从也，故不复列而解之。

一 《本经》所载，一名甚多，因无可解，故亦不列。

一 品第及字样，俱依明重刻宋大观刊唐慎微本所载白字《本经》。考陶隐居本草，有朱书墨书之别，朱书为《神农本经》，墨书为《名医别录》。开宝间重定印本，于《本经》易朱书为白字，《大观》本遵之。虽未必无讹，而取其近古，犹胜于近刻也。

一 详解只此百种，余亦颇有略为解者，以资人者浅，一概不存。

本草纲目卷之六 凡例



目录

上品

丹砂	(11)
云母	(11)
石钟乳	(11)
矾石	(11)
朴硝	(11)
滑石	(12)
禹余粮	(12)
紫石英	(12)
五石脂	(12)
扁青	(12)
菖蒲	(12)
菊花	(13)
人参	(13)
甘草	(13)
干地黄	(13)
术	(13)
菟丝子	(14)
牛膝	(14)
柴胡	(14)
麦门冬	(14)
车前子	(14)
木香	(14)
薏苡仁	(14)
泽泻	(15)
远志	(15)
龙胆	(15)
细辛	(15)
石斛	(15)
蓍实	(15)
黄连	(15)
黄芪	(16)
肉苁蓉	(16)

防风	(16)
续断	(16)
决明子	(16)
丹参	(16)
五味子	(16)
蛇床子	(16)
沙参	(16)
菌桂	(17)
松脂	(17)
槐实	(17)
柏实	(17)
茯苓	(17)
槲木	(17)
干漆	(17)
辛夷	(18)
桑上寄生	(18)
杜仲	(18)
发髻	(18)
龙骨	(18)
麝香	(18)
牛黄	(19)
白胶	(19)
阿胶	(19)
丹雄鸡	(19)
石蜜	(19)
桑螵蛸	(19)
藕实茎	(20)
橘柚	(20)
大枣	(20)
葡萄	(20)
鸡头实	(20)

中品

石硫黄	(21)
-----------	------

水银	(21)
磁石	(21)
阳起石	(22)
干姜	(22)
苦参	(22)
当归	(22)
麻黄	(22)
芍药	(22)
玄参	(22)
百合	(23)
白芷	(23)
黄芩	(23)
狗脊	(23)
紫草	(23)
水萍	(23)
泽兰	(23)
牡丹	(23)
吴茱萸	(23)
栀子	(23)

鹿茸	(24)
犀角	(24)
伏翼	(24)
蚱蝉	(24)
白僵蚕	(24)

下 品

附子	(25)
半夏	(25)
大黄	(25)
葶苈	(25)
施覆花	(25)
藜芦	(25)
白及	(26)
贯众	(26)
连翘	(26)
夏枯草	(26)
水蛭	(26)
桃核仁	(26)



神农本草经百种录

上品

丹砂 味甘，微寒。甘言味，寒言性，何以不言色与气？盖入口则知其味，入腹则知其性，若色与气则在下文主治之中可推而知之也。主身体五脏百病。百病者，凡病皆可用，无所禁忌，非谓能治天下之病也。凡和平之药皆如此。养精神，凡精气所结之物，皆足以养精神。人与天地同此精气，以类相益也。安魂魄，亦入心，重镇怯。益气。气降则藏，藏则益。明目，凡石药皆能明目，石者金气所凝，目之能鉴物，亦金气所成也。又五脏之精皆上注于目，目大小眦属心，丹砂益目中心脏之精。杀精魅邪恶鬼。大赤为天地纯阳之色，故足以辟阴邪。久服通神明，不老。能化为汞。石属金，汞亦金之精也。凡上品之药，皆得天地五行之精以成其质。人身不外阴阳五行，采其精气以补真元，则神灵通而形质固矣。但物性皆偏，太过不及毙翻足为害，苟非通乎造化之微者，未有试而不毙者也。

此因其色与质以知其效者。丹砂正赤，为纯阳之色。心属火，色赤，故能入心，而统治心经之证。其质重，故又有镇坠气血之能也。

凡药之用，或取其气，或取其味，或取其色，或取其形，或取其质，或取其性情，或取其所生之时，或取其所成之地，各以其所偏胜而即资之疗疾，故能补偏救弊，调和脏腑。深求其理，可自得之。

云母 味甘，平。主身皮死肌，云母色白属金，故为肺经之药。又肺主皮毛，云母薄叠如皮，亦与肺合也。中风寒热，如在车船上，肺气震荡，此能镇之。除邪气，安五脏，亦清镇之功。益子精，肺为肾源。明目。目白属肺，此能益目中肺脏之精。久服轻身延年。肺旺则气旺，故有此效。

云母虽有五色，而白其正色也。白属金，金生水，故云母之上常生云气。云者，地气上升，欲为雨而未成雨者也。肺属金而在上，为人身水源，与云母相类，故为肺经之药。

石钟乳 味甘，温。主咳逆上气，钟乳石体属金，又其象下垂而中空，故能入肺降逆。明目，能益目中肺脏之精。益精，能引肺气入肾。安五脏，通百节，利九窍。降气则脏安，中虚则窍通。下乳汁。钟乳即石汁如乳者所溜而成，与乳为类，故能下乳汁也。

此以形为治。石为土中之金，钟乳石液所凝，乃金之液也，故其功专于补肺。以其下垂，故能下气。以其中空，故能通窍。又肺朝百脉，肺气利则无所不利矣。

自唐以前，多以钟乳为服食之药，以其能直达肾经，骤长阳气，合诸补肾之品，用以房中之术最效。但此乃深岩幽谷之中，水溜凝结而成，所谓金中之水，其体至阴，而石药多悍，性反属阳，故能补人身阴中之火。阴火一发，莫可制伏，故久服毒发，至不可救。惟升炼得宜。因证施治，以交肺肾子母之脏，实有殊能也。

矾石 味酸，寒。矾石味涩，而云酸者，盖五味中无涩，涩即酸之变味，涩味收敛，亦与酸同，如五色中之紫，即红之变色也。主寒热，寒热为肝经之疾，酸能收敛肝气。泄痢白沃，亦收涩之功。阴蚀恶疮，味烈性寒，故能杀湿热之虫，除湿热之毒。目痛，制火清金。坚骨齿。敛气固精。炼饵服之，轻身不老增年。

此以味为治，矾石之味最烈，而独成一味，故其功皆在于味。

朴硝 味苦，寒。朴硝味咸而云苦者，或古时所产之地与今不同，故味异耶，抑或以咸极而生苦耶。主百病，除寒热邪气，邪气凝结则生寒热，硝味咸苦能软坚，而解散之。逐六腑积聚结固留癖，硝质重性轻而能透发郁结，置金石器中尚能渗出，故遇积聚等邪，无不消解也。能化七十